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第2辑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编委会
编

香港文学的历史观察

许翼心选集

许翼心 著

China World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Literatures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第2辑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编委会 编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第2辑

香港文学的历史观察

许翼心选集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第2辑）

ISBN 978-7-296-07307-4

香港文学的历史观察

许翼心选集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7235号

香港文学的历史观察

许翼心选集

许翼心 著

China World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Literature

许翼心选集

许翼心

许翼心

许翼心

许翼心

许翼心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香港文学的历史观察：许翼心选集 / 许翼心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11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第2辑)
ISBN 978-7-5360-7307-4

I. ①香… II. ①许… III. ①地方文学史—文学史研
究—香港—文集 IV. ①I209.965.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7532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李 谓 李加联 杜小烨
技术编辑：薛伟民 陈诗泳
装帧设计：林露茜

书 名	香港文学的历史观察：许翼心选集 XIANGGANG WENXUE DE LISHI GUANCHAXU YIXIN XUANJ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市大道南路334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0.625 2插页
字 数	300,000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出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第2辑编委会

主 编 张 炯

编 委 曾敏之 张 炯 饶芃子 陆士清
陈公仲 刘登翰 杨匡汉 詹秀敏

有海水。世界华文文学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也伴随着华文文学的繁荣而蓬勃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华文化对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无疑为我们寻找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世界性坐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新的机遇。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华文文学研究界的名家中青年，因应历史发展的世界华文文学创作，孜孜矻矻地得到了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的突破与积累，取得了丰硕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了汇集这一批科研成果的精华，为了增进世界格局中中华文化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为了加强以汉语为载体的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也为了便于国际汉学界的世界华文文学以学术与学术的有力支撑，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与花城出版社联手合作，决定编辑出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这套“文库”，计划用大约五年的时间出版约500种系列图书。

“文库”拟分为四个系列：自选集系列、编选集系列、优秀专著

出版说明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文化的流播，也就伴随有华文文学在世界各地绽放奇葩，并由此构成一道趋异与共生的独特风景线。当今世界，中华文化对全球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无疑为我们寻找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世界性坐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新的机遇。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华文文学研究界的老中青学人，回应历经沧桑的世界华文文学创作，孜孜矻矻地进行了由浅入深、由少到多的观察与探悉，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为了汇集这一学科领域的创获，为了增进世界格局中中华文化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为了加强以汉语为载体的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也为了给予持续发展中的世界华文文学以学理与学术的有力支持，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与花城出版社联手合作，决定编辑出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

这套“文库”，计划用大约五年的时间出版约 50 种系列图书。

“文库”拟分为四个系列：自选集系列、编选集系列、优秀专著

系列，博士论文系列。分辑出版，每辑推出8至10种。其中包括：自选集——当代著名学者选集，入选学者的代表作；编选集——已故学人的精选集，由编委会整理集纳其主要研究成果辑录成册；优秀专著——世界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专著，由编委会评选推出；博士论文——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博士论文，由编委会遴选胜出。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将以系统性、权威性的编选形式，成就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的大典。其意义，一是展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整体性学术成果；二是抢救已故学人的研究力作；三是弥补此一研究领域的空缺，以新视界做出新的开拓；四是凸显典藏性，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人文价值。

“文库”在编辑过程中，参考并选用了前贤及今人的不少研究成果，在此谨向众多方家深表谢忱。由于时间仓促，遗珠之憾和疏漏错差定然不免，尚祈广大读者多加赐教。

花城出版社

2012年10月

自序 我与香港文学的学术因缘

几度遭逢岂偶然

我是1979年开始研究香港文学的。然而，在此前三十多年间，我与香港文学已经有过几度难忘的近距离接触。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回到原居地海丰县汕尾镇。汕尾是粤东重要的港口，距离香港不足200公里，每日有小火轮往返，素有“小香港”之称。在战乱年代，汕尾人都爱看当天的香港报纸。我家订有《华商报》，左邻右舍也订有香港报纸。那时我正读高小，求知欲正旺，香港报纸的文艺副刊，如《华商报》的《热风》、《茶亭》，《大公报》的《大公园》，《文汇报》的《文艺》，《星岛日报》的《星座》，成了我最好的课外读物，除了郭沫若、茅盾、夏衍、钟敬文、秦牧……诸名家的专栏和诗文，报上的连载小说，如司马文森的《南洋淘金记》、黄谷柳的《虾球传》和江萍的《马骝精》等，更是我每天必追的读物，这实在培育了我对文学的兴趣和爱好。

在此十年之后，1959年秋天，我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在广东省文化局属下的戏曲研究室，被临时安排在新闻出版处的图书室住宿。当时香港的爱国报刊也向省文化局注册登记，除了驻穗办事处每天送来的《文汇报》、《大公报》和《新晚报》之外，还有《文艺世纪》、《乡土》半月刊等，都可以内部阅览。书库里散乱堆放了成千上万本尚未清理的旧书。这是公私合营和大跃进运动中，从旧书

店和租书摊中收缴回来的旧书。按当时的政策，应审阅、登记和清理。出版处的人说，你得闲不妨看看，看后填上一份审阅表就可以了。怀着好奇心，那几个月间有空我就去翻阅那些旧书，其中大都是流行通俗读物，除了一部分是解放前的沪、粤版本，其余都是港版书。武侠类有《洪熙官三建少林寺》等旧派击技小说，也有梁羽生、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类，既有杰克的《名女人别传》，也有左派作家夏易的《香港小姐日记》；社会小说中既有亲蒋的《半下流社会》（赵滋藩），也有反蒋的《某公馆散记》（洛风，即唐人），以及三苏的《经纪日记》等，良莠不齐，左右不分，这就拓宽和加深了我对香港文化复杂性的观感。

又过了十年，在“文革”动乱中的1968年年底，我被押着进了省直文艺干校——英德茶山劳改场。与我同在“牛班”的都是省作协、文联和文化局的黑线人物，除了欧阳山等少数来自延安，其余如陈残云、黄谷柳、郑江萍、李门、周钢鸣、黄庆云和紫风（秦牧夫人）等。大多数是属于“粤港派”的“反动权威”，正在继续审查，重点是他们在香港和海外的“历史问题”。相对而言，我资历最浅、“罪行”最轻，只有陪斗、听批的份儿。就在这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挨批斗的过程中，我与他们结成了患难之交，逐渐了解了抗战和战后初期粤港文坛的种种情况，特别是那些没有见之文字的秘辛，比如香港工委、文委、报委以及粤港文协等机构的内部情况，引起了我对粤港文派的关注。

天时地利有人缘

“十年浩劫”结束，我从粤北山区调回广州。人到中年，我想找个学术部门潜心做点学问。恰巧暨南大学复办，作家秦牧被聘为中文系主任，我就在秦老的感召下转到暨大，参与开设刚独立出来的中国当代文学新学科。刚从暨大奉调香港《文汇报》任副总编的曾敏之回穗过春节，约请秦牧和陈芦荻、杨嘉等暨大老友在北园餐叙，我也

敬叨末座。席间，曾敏之谈起他赴港三月来与香港文学界的接触，和了解到香港、台湾与东南亚汉语文学的情状。他认为暨大是华侨大学，可以组织人力开展研究，促进交流。秦牧是从香港回来的归侨作家，极表赞同，决定以当代文学教研室为主再建一个港台文学研究室，请曾敏之兼任主任，指定我负责日常工作。并要我草拟一份报告，要求学校从基金会中拨出外汇，以购买图书资料。^①就这样，我尚未到暨大正式报到，便被推进一个全新的学术领域。

1979年春天，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闭关锁国之门刚刚打开，在思想解放运动的热潮中，改革开放之风劲吹。是年元旦，全国人大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统一祖国方针；1982年邓小平提出收回香港主权，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方针，这就为介绍和研究台港文学提供了政策依据，更帮助我们排除了新学科建设过程中某些“左”的干扰和阻力。记得在广东作协的一次座谈会期间，有位我所尊敬的老作家问我：“为什么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文艺你不研究，偏偏去研究什么港台文学，研究那些腐朽的资本主义殖民地文化？”我当即搬出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观点作辩护。时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和省文联主席的杜埃和秦牧都表示支持我的意见。在以后的许多场合上，杜老和秦老都一再宣讲列宁关于“任何地区、任何民族都有两种文化——进步的和落后的文化”的理论，为我们开展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保驾护航。使我们在后来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中，都得以免遭批判，顺利前行。

香港本来就是广东的辖地。香港居民一直认为自己是广东人，讲广东话，称广州为省城。省港不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正是“毗邻港澳，联系海外”，使广东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新时期广东又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实验区，在文化上尤其如此。我研究岭南文化，深知近现代岭南文化之所以能在中国开风气之先，离不开香港因素，许多重大变革往往发端于香港。我一直将香港文化当成岭南

^① 陆仕清：《曾敏之评传》，香港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246页。

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参见《关于岭南文化艺术的历史观察与美学思考》^①）。于是，我便顺理成章地接受了研究香港文学的新课题。

广东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更给我的香港文学研究提供了内地学者所羡慕的便利条件。比如，新创办的《花城》杂志和出版社为了介绍香港文学，可以邀请海辛、杜渐等香港作家来广州白云山庄小住座谈，也可以约请刘以鬯、林真等到深圳水库公园见面聚会。1981年我为刘以鬯编选中短篇小说集《天堂与地狱》，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提出和进行的。

天时地利之外，更有人和。“文革”时期被打入“牛栏”的那些粤港派文人，拨乱反正以后大都成为广东文坛的主要领导，对港台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大力支持，正是他们的积极倡议下，广东社科院建立文学研究所，并且将港台与海外文学研究列为重点学科。1985年，文学所刚刚成立，便约请包括杜埃、秦牧、陈残云、陈芦荻、李育中、楼栖、李门和杨越等曾经在香港和海外从事文学活动的老作家，到白云山小住一周，请他们共同忆述当年粤港文坛的往事，包括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他们相互启发相互补充，为粤港新文学运动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口述历史资料。

我们开展港台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自始至终得到了新华社香港分社（港澳工委）及其所属的《大公报》、《文汇报》和三联书店等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如王匡、杨奇和罗孚、曾敏之等香港资深文化人的大力帮助和支持，尤其在学科草创时期，没有他们介绍情况讯息、提供图书资料、帮助建立联系、安排考察交流，可谓寸步难行。逐步打开局面之后，又得到香港几家大学的中文系和作家联会、作家协会等学术文化机构的协助和支持。三十多年来，我多次赴港交流，同香港文学界广交朋友，广结善缘，结识了许多文坛前辈和新秀中坚，旧雨新知们的友谊关照和热情帮助，更是难以一一列举。

^① 许翼心：《香港文学观察》，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206页。

纵横考察缓修史

内地学者研究华文文学，一般都是先讲台湾文学，进而旁及香港文学，然后才拓展至海外华文文学。由于历史的因缘和地利人和的优势，一开始我就把香港文学作为研究的重点。1981年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暨南大学同时在中文系开设专门化课程，只有暨大标明为“台湾香港文学”。香港回归祖国提上议事日程之后，我更决心以香港文学为主项，全力以赴。

我研究香港文学是从纵向观察开始的。《台港文学研究教材大纲》的香港部分，1984年改写为论文《香港文学的历史观察》，在第二届全国台港文学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为多家报刊和出版物所转载和摘登，在海内外引起颇大的反响。实际上，这只是我计划编撰的《香港文学简史》的写作大纲。然而，在发表上述教材大纲之后，却迟迟没有出书，原因在于我对编写文学史持一种保守和慎重的态度。我很赞同香港学者卢玮銮（小思）关于“短期内不宜编写香港文学史”的观点。她说：“香港文学这门研究仍十分稚嫩，既无充足的第一手资料，甚至连一个较为完整的年表或大事记都还没有。”^①

为编写香港文学史做准备，我从搜集和查阅历史文献资料着手，包括香港早期史料和历代文人咏香港的诗文等，重点是香港开埠以来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的近代报刊与出版物。在现代文学方面，我侧重做口述历史的资料，除了在穗老作家聚会忆述之外，八十年代还几次赴京拜访那些曾经在香港从事文学活动的前辈，如胡绳、夏衍、林默涵、黄药眠、钟敬文、林林、聂绀弩等二十多人，其中包括已在文坛上消失多年的陈灵谷，从中获得了许多极为难得的文学史料。

在研究香港文学十年之后，历史的偶然又给我一个意想不到的机

① 黄继持、卢玮銮：《追踪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4页。

遇。为迎接香港回归，香港新华社组织力量编写一部《香港概论》，由杨奇负责主编。1989年夏天的那场风波，使编辑部不得不重新调整写作班子。几经曲折决定借调我参加文化篇的编写工作，具体负责文学、艺术两章。并且安排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赴港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文化考察。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机遇。在港期间，我到文学艺术界的各种机构社团进行调查研究，与文艺界人士广泛接触和交流，不仅对香港文学，对于香港的各种艺术类型都有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之后，我撰写了一份近五万字的报告《当代香港文学艺术的综合考察》。

随着1997年的日益逼近，好几家文化单位和出版机构都伸出热情的手，希望我赶紧把《香港文学简史》的书稿整理完成并交付出版。而我反复考量，认为当时修史的条件尚不成熟。过于追求学术完美的执着，使我放弃了难得的机遇。在1992年申报“八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时，我还是选择了较有把握的《香港文学综合研究》课题。因此，在迎接香港回归的时候，我只能拿出一本《香港文学观察》的论文集。

分分合合要商量

我生于1937年，到1997年正好满一个甲子，我曾说：1997年香港回归，本人告退。话虽如此，九七以后我并没有马上全退，只是学术的角度和研究的方向有所转变罢了。

我期望一部完整的香港文学史。再三考量之后，觉得在其实条件相对成熟时先写某个断代史也未尝不可。当代香港文学，当事人大都健在，文本资料俯拾皆是而且卷页繁多，不妨暂且搁置，或者让青年人去做。香港新文学史料，这些年经过卢玮銮、梁秉钧、杨国雄等香港与内地学者精心挖掘整理，也已初具规模了，可以考虑修史了。至于自香港开埠至“五四”运动的前八十年的近代文学，则仍是空白，除了个别作家如王韬及其创办的《循环日报》曾被入史之外，连编

撰有《洪秀全演义》等名作的民主革命派小说大家黄世仲（小配），都未能进入香港文学家的法眼；1997 之后，我便把发掘和整理香港近代文学作为主要研究方向，陆续发表了《早期中文报刊与香港近代文学的开拓》、《辛亥革命与香港的文界革命》和关于黄世仲、郑贯公研究等的论文。^①

我国的华文文学研究是从台湾香港文学开始，进而拓展至海外华文文学，最终发展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的新学科。从 1981 年在广州暨大组建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属下的台港文学研究会，到 2002 年正式成立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迄今已有三十多年了。1989 年第四届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研讨会上，我受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的委托，向大会作题为《台湾香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的工作汇报，在谈到学术研究的成就和影响时，更是首先提出“确立世界文学——华文文学——中国文学——大陆、台湾、港澳文学的文学研究新格局”。此后，我又陆续发表了《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多元格局》、《关于华文文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以及《作为一门新学科的世界华文文学》（与陈实合作）等文章，^② 试图为新学科的建设提供一些论据和意见。

三十多年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近几届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受邀请的嘉宾和提交的论文中，美加为代表的新移民文学逐渐成为主角，东南亚华文文学已退居配角，而台湾文学和香港文学则处于边缘化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将属于中国文学的台港文学和属于世界文学的海外华文文学，继续合并成为一门学科，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① 上述论文，除《爱国报人、作家郑贯公百年祭》一文刊于广东《学术研究》，其余在香港报刊发表。

② 以上三篇分别为提交第五、第七和第八届世界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论文，《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多元格局》在香港发表和收入《香港文学观察》一书时改题为《世界华文文学的多元格局与香港文坛的特殊地位》。

2010年第十六届学术研讨会，我辞去学会副监事长职务，被聘为顾问。在主持东南亚华文文学专场讨论会上，我借题发挥，发表了一通“告别演说”。我认为：世界华文文学学科与学会的这种格局是历史造成的，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必要再勉强维持这种尴尬的局面。我主张两者应当分开，让台港文学回归中国文学研究，而世界华文文学则只保留海外华文文学。这个意见得到不少同行的赞同和反响。

“天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过去由于祖国大陆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人为地将自己与台湾文学、香港文学以及海外华文文学切割开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又逐步以台港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最终导致合并建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这门新学科。时至今日，为了学术的规范和学科建设的健康发展，又可能需要从学术领域上重新分割。分合合分，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宿命。

2014年6月于广州

目 录

自序 我与香港文学的学术因缘	1
----------------	---

第一辑 华文文学的多元格局

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多元格局	3
------------------	---

作为一门新学科的世界华文文学	13
----------------	----

关于华文文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	
-----------------	--

——《海外华文文学大系·理论卷》导言	26
--------------------	----

钩沉纂史历炎凉，文坛递嬗取真章	
-----------------	--

——谈华文文学大系的编纂，兼评方修主编的《马华新文学大系》	37
-------------------------------	----

为海内外文学交流搭架桥梁	
--------------	--

——怀念华文文学研究的先行者杨越先生	44
--------------------	----

第二辑 香港文学的历史观察

香港文学的历史观察	51
-----------	----

早期中文报刊与近代香港文学的开拓	69
------------------	----

辛亥革命与香港的文界革命	82
--------------	----

香港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97
--------------------	----

香港“乡土文学”刍论	110
------------	-----

现代主义在祖国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流变 121

第三辑 现近代香港作家论衡

近代报业“怪杰” 文界革命先锋

——爱国报人、作家郑贯公百年祭 137

近代革命派小说大家黄世仲 150

寻访陈灵谷 忆述丘东平 160

李育中：香港新文学运动的历史见证人

——百岁学者李育中从文八十周年志庆 168

陈残云在香港十年的文学成就 178

秦牧与香港文学 193

根植文化乡土，面向生活海洋

——吴其敏在香港的文学活动与贡献 203

文传碧海千秋业，仗倚青山不老松

——曾敏之文学生涯及其成就与贡献 214

唐人笔下的香港迷梦

——阮朗和他的中短篇小说 223

论刘以鬯在小说艺术上的探求与创新 232

怀念学者型的香港作家也斯 249

第四辑 当代香港文学艺术的综合考察

引言：香港并非“文化沙漠” 255

上篇：传统与现代交融的香港文学 257

下篇：东西方文化汇流的香港艺术 288

许翼心学术年表 316

后记 321

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多元格局

一、汉语文学从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进程

华文文学是一种国际性的文学现象，这已是文化界不争的共识。因此，华文文学不能等同于中国文学，也不可以将海外的华文文学称之为海外的中国文学。

第一辑 华文文学的多元格局

人中也还有运用别的民族

也有人运用华文进行写

其次，华文文学具

所谓华文文学，指的是

的学术意义上说，应当

族的国家，除了汉族，许多兄弟民族也有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学创作的民族文学；而且说在一千多年前，汉语文学就传播到日本、朝鲜、越南各国，史籍上称之为汉诗或汉文学。

汉语文学从中国走向世界，直至发展成为今日的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是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流行，历代华人在海外的流寓、移民、拓展的历史过程同步进行的，同样可以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等不同历史时期。

早在二千年前的西汉时代（公元前—1世纪），汉语文学就随同儒家典籍传入当时尚未有书面文学的高丽（朝鲜），此后，朝鲜才开始运用汉字写作诗文。香港学者罗就烈教授最近指出：